

書名 情史類略二十四卷 刊本
撰者 明 詹詹外史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小說家-異聞 明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5
編號 C6352800

卷十四

情史類略卷一

情貞類

○范希周

以下夫婦節義

建大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為因饑荒嘯聚至十餘萬次
年有關於西人呂忠翊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
有年十七八歲為賊徒所掠汝為有族子名希周本土
人年一十五六猶未娶呂監女為希周所得希周知為
官女又有色性復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為
正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

彩色書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35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情史類略二十四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貞

K3022
19
圖書

借史
十回

十四

双紅堂
小説
145(1)

借史



科3022



情史類畧十四卷

情仇類

王嬌以下阻昏

劉蘇哥

崔涯以下生商

陸務觀

舒氏女

焮胡以下薄倖

竇玄妻

情仇

謝氏女

鶯英

班氏女 班婕妤

潘夫人

飄風

杜十娘

韓玉父

戚夫人 以下妬厄

唐皇后

梅妃

小青

驛亭女子

修嬾夫人

懿懿德皇后

戴復古 以下欺誤

張麗貞

窈娘 以下遇暴

刘馬場

常荆 何康女

王承剛女

花蕊夫人

盧孝

周美成

玉晉卿

蔡元長

趙姑

劉翠翠

王琮奴

樂陵王妃

阿禮

唐姬

周迪妻

柳鶯英

金山僧惠明

王武功妻

鉞山婦

東洋
所圖書

金山會惠期

淋瀝真

周典集

曹猷

何壽

樂如王欽

王莊双

情史類略卷十四

情仇類

○○王嬌 以下四婚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隨父寓成都天姿卓越傑出世
 表宜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自勝家居月餘因適鄰
 郡謁母舅王通判舅引生至中堂拜姪因呼其子善父
 出拜年七歲矣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來良久飛紅附
 耳語姪以嬌未經妝為言姪怒曰三哥家人也生第出
 見何害生聞之因曰百一姐嬌第無他故姑俟何如姪

一、笑曰：適方出浴，未理妝耳。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
自左掖出拜，雙鬟綰綠色，奪圖畫中人朱粉未施，而天
然殊瑩。生見之，不覺自失，敘禮竟。嬌因立於右，生熟視
自搖，心蕩不自禁制，始笑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
息，因室之於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
心頓釋，日夕惟慕嬌娘而已。身始皆以生久不相見，歎
畱備至，生亦幸其相畱，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也。平常
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時與嬌晤，未敢妄語相及。久之，
察其動靜，言笑舉止，如有疑猜不足之狀，知其賦情特
甚也。求所以導情而未能得，便一夕，嬌晚繡紅窗下，倚
牀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踵其後，嬌不知也。因浩
然長歎，生低聲問曰：爾何歎也？將有思乎？嬌不答。良久
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覺之乎？生知嬌
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正視，逡巡引去。生亦
歸舍。自後時同歌笑，生言稍涉邪，嬌則疑袂正色，若不
可犯。生以為嬌年幼，不諳情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
甥至，開宴，申生預坐酒半，始起酌酒勸他甥，因及生。生
辭始曰：子量素洪，獨不能一開懷乎？生言：矢志功名，且

病久不復能飲，始未答嬌，參語曰：「三兄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始乃輟觴，退步酌酒，勸舅申生之前。燭燼長而暗，嬌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因流視語生曰：「非妾則君醉甚矣。」生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乃思乎語。」也。來。子。未畢，始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此生復畱意，一夕，嬌獨坐於堂側，惜花軒內，生偶至，見嬌凭闌無語。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還取筆，揮二絕以戲之。曰：「亂惹祥烟倚粉牆，絳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闌人斷腸。嬌姿質豔不勝春，何意無言恨轉深。乃悵東君不相顧，空留一片惜花心。」嬌得詩，是簷長調，未畢，忽聞始語，嬌乃藏之袖間，趨歸室中，生張恨，殆無以爲懷，因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牕上。詩曰：「日影縈堦睡正醒，篆煙如縷午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誰識鸞聲與鳳聲。」後二日，舅他出，嬌窺生不在，直入臥室，見西窗題句，躊躇玩未，知生之屬意有在，乃濡筆和韻以寄意焉。詩曰：「春愁壓夢苦難醒，日迥風高漏正平。翫斷不堪初起處，落花枝上曉鶯聲。生歸見嬌所和詩，願得之心，踰於平常，然言語相挑，或對或否，乍昵乍違，莫測其意。

一日身於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身於起歸舍生獨危坐
 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嬌至庭所抽左髻鈿釵勻博山理
 餘香生因曰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安可
 以夜深棄之生日篆灰有心足矣嬌不容乃行近堂階
 開簾仰視月色如晝因呼侍女小慧畫月以記乃顧生
 曰月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瞻望星漢曰織女將斜
 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
 厚也生日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誚東坡也嬌曰於我
 何獨無之生日誠然則佳句所謂厭夢者果何物而若

及言批

雞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步下階過生日凡謂織女銀

河何有也生見嬌之驟近恍然自失未及即對俄聞戶

一於問嬌寢未嬌乃遁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

有獲然每思遇事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減字木蘭花

詞以記之曰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學修

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燼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針何

月白風清良夜何次日晨起生入揖於既出遇嬌於堂

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畫眉未終生近前謂之曰蘭煤燈

盞那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意積之生日願以一半

巧我書家信嬌令生分半生舉手油污其指因請嬌曰
于宜分贈何重勞容邪嬌曰既許君矣寧惜此遂以指
決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指汗處曰緣兄得此可
作無事人邪生笑曰敢不畱以爲質嬌因變色曰妾無
他意君何戲我生見嬌色變恐始知之因趨出珍藏所
分之煤於枕中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曰試問蘭煤燈
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
手分來的的郎衣拭處輕輕爲言畱取表深哉此約之
還未定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刻少置伏枕對燭

情腸九回思欲履危道以實嬌心而未獲一日暮春小

寒嬌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顧
生生乃擲花於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日兄何
棄擲此花也生日花泪盈暈知其意何在故棄之嬌曰
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
也生日已荷重諾無悔嬌笑曰將何諾生日試思之嬌
不答因謂生日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卽席與嬌
偶坐相去僅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
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不念我斷腸邪嬌笑曰何事

斷腸妾當為兄謀之。生日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覓飛魄揚，竟夕不寐。汝方以為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我。諒辱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一言之後，余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亦數月來，諸事不復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日：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答，俄然身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嬌乃反室，不可再語。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西綠窗內而立，背

面視井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理粧矣。生誦東坡詩曰：為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

使之聞之

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間之念乎。生因窺窗語嬌曰：衷腸斷盡，惟有歸耳。嬌曰：君果誕妾邪。既無意於妾，何前委

嬌情更甚于生

鼻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謀之。嬌曰：日間人眾，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

使門達熙春堂堂透茶縻架，君寢室外有小牕。今日若

晴霽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藤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
罕花密正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
所願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悵恨
不已因作玉樓春詞以寫快快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
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
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
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長起會嬌於姪所因共至中
堂以夜所綴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故然也
但妾既許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舅從鄰家飲至暮
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沉醉
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
恨而回又疑生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縷髮書
盟言於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極意慕
戀然終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閩
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待行嬌顧戀之極作詩送
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社宇勸春歸相如千里
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韵以復詩曰密幄
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為我堅心守且莫

輕拚金縷衣。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爲疑。又成一詞
寓小梁州以示嬌。詞云：惜花長是替花愁。每日到西樓。
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日斷。三秋謾回頭。殷勤
分付東閣柳。好爲管枝柔。只恐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
豈辜負梁州恨。悠悠嬌知生之疑已。亦以小算子詞復
之。詞云：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
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豎心守。三隻骰兒十九窩。
沒個須教有。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生居家行住
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爲嬌與念。以致沉思成病。因托求
醫至舅家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於飲食俱廢。舅
始爲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
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報謁。生因強步
至外廡。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偶左右皆
他往。妾得便故來。聞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幸。嬌衣
欲與語。嬌曰：此廣庭也。十日所視。宜卽兄室。生與之俱
及門。忽雙燕爭泥墜。前嬌因令生趨視。俄舅之侍女湘
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
曰：非燕墜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豈非天乎。一日晚。嬌

尋便至生室謂生日向日熙春堂之約妾嘗思之夜深
院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
夕待妾寢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
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日固善也不亦危乎嬌變
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鍾情如
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日若然予何恨乎是
夜將半生乃踰外窗遶堂後數百步至茶蘼架側久求
門不得生頗恐久之得路至熙春堂堂廣夜深寂無人
聲生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衣紅綃衣
下白絲裳舉首向月若重有憂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
因挾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
矣生乃與嬌並坐須臾卽攜手入韓解衣並枕兩情旣
合嬌啼百態不覺血漬生衣袖嬌剪其袖而收之曰畱
此爲他日驗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
屬曰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爲戲因口占菩薩蠻
詞以贈生夜深偷展窗紗綠小桃枝上畱鶯宿花嫩不
禁抽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脉脉愁無那特地祝檀
郎人前口謹防生亦口占答之綠窗深埽傾城色燈花

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
 體羞還顛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京自後生夜必潛至
 嬌室凡月餘無有知者豈期欲火所述俱無避忌舅之
 侍女曰飛紅日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
 已嬌亦厚禮紅等欲使緘口紅輩亦未之敢發俄而生
 以父書促歸既歸則寢食俱廢乃托人微言於父母遣
 女媒求娶嬌為婦而私囑媒致書於嬌略云前日佳遇
 倏爾旬餘松竹深盟常存記憶自抵侍下無一息不愛
 思洛浦之風烟也家事經史非惟不復錯念縱一勉強
 不知所以為懷天啓其衷水人過往未審舅於雅意若
 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好事在茲
 喜不自制幸相與謀之新霜在候善加保衛媒得書即
 往慇懃致命舅曰三哥才俊灑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
 得此佳婿深所願也但朝廷立法內兄弟不許成婚似
 不可違前辱三哥惠訪畱住數月甚能為老夫分憂老
 夫亦有願婚之意而於條有礙以此不敢形言媒氏再
 三宛轉終不能得次日於再置酒款媒嬌侍立於側知
 親議之不諧也心懷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適

行老成人物

亦是欲探音耗

嬌至媒前剔燈媒因私語嬌曰子非厚卿之私人邪厚
 卿有手書令我致子嬌竦然微言應自然淚墜言下媒
 為之改正遂探書授嬌嬌收置袖間未敢展視始起嬌
 亦隨姪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
 無不可第以法禁甚嚴欲置老夫罪戾也媒知其不就
 因告歸舅又命姪酌酒與媒為別嬌因侍立私語媒曰
 離合緣契乃天為之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
 有。限。無。以。姻。事。不。諧。為。念。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于
 生。媒。既。歸。道。身。不。允。之。辭。遂。以。嬌。書。與。生。生。展。視。乃。新

十一

詞滿庭芳一闋也簾影篩金簾紋織水綠陰庭院清幽

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長記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
 繆因緣淺行雲去後杳不見蹤跡殷勤紅一葉傳來密
 意佳好新來奈百端間阻恩愛成休應是朱顏薄命難
 陪伴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忘奴家秋生覽誦
 數遍殊不勝情每對花玩月不覺淚下初生與成都府
 角妓丁憐憐最善憐敏惠殊俊當得帥府顧盼生方妙
 年秀麗憐憐尤見傾慕生自秋還里憐憐屢遣人招生
 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遊亦豪家子也見生

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往成都遂同至憐憐家憐喜甚益酒話欵曲生但面壁略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遊也乃畱之竟夕令其女弟侍仲遊寢而自薦於生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答之故生乃具道與嬌相遇之情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曰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韻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旣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燥然曰爾何繇知之憐曰向者王府幼子將求昏酷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以朱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間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鬢時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府內室見之因記其姓字果是否生曰予所言如親見其人矣憐曰宜予之視我若土襲予之所遇真天上人也妾每見其圖佇目不能去第恨不覩其人今後至彼願求舊鞋丐我生諾之次日抵家因追念憐憐天上人之語再期杳杳傷感成疾因臥累日父母驚異詢生得病之繇生乃述以夢寐絕怪將

多事

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
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爲鬼物所
愚。必當遠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主夫未判。父母聞巫
言。大驚懼。以爲誠然。於是議令生往舅家避厄。擇日起
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妗許之。媾時在父母
旁。聞生有來期。喜然特甚。生亦隨覺病差。父母以爲得
計。生至舅居。遇媾於秀溪亭。雨情四日。不能自止。暫即
寒暄畢。生欲入謁舅。媾止之曰。今日鄰家王寺丞宅邀
往。天寧玩賞牡丹。至暮方歸。姑止此。少息。余徐而入。可
也。乃與媾並坐亭上。媾因謂生曰。君養攝不如平時。何
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
予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寢不著枕。中間請命嚴君。冀
諧媒妁。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臺雪榭。無
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子乃有
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媾媿謝曰。君心果金石不
踰。妾何以謝君。因相與歡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
向時所書詩詞濡染如新。悵然目失。復作鷓鴣天詞以
記之。云。甥館睽違已隔年。重來窗几尚依然。仙房長擁

雲烟瑞澤世空驚。日月遷濃淡。筆短長篇舊吟新。誦萬
 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奏管絃。至晚。身於歸
 生拜謁甚恭。身問生日。聞三哥微恙。想二豎子遁矣。生
 謝曰。惟身身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沒齒不忘
 身於勞勉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於平昔。任
 數月情意益厚。生因憶丁憐憐之言。求舊鞋於嬌。嬌力
 詢生日。安用敝履為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身之侍女
 飛紅者。顏色雖笑而遠出。嬌下惟雙鸞與嬌無大小之
 別。常互鞋而行。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

何妨實告

沒要緊

麗也。以姸性妬。未常獲寵於身。常時出入左右。生聞與
 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動輒移日。每相遇
 生不問。嬌則不答。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飛。揚紅尤
 喜諛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求事以與。生
 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紅亦與之親狎。

○請○意○

生宜遠嫌

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晝寢。生偶至其側。因
 竊鞋趨出。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飛紅適尾生
 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反
 歸室索鞋。無有也。因怏怏於懷。遂作青玉案詞以自記。

詞云尖尖曲曲緊把紅綃感。朵朵金蓮奪目。襯出雙鈎。紅玉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縮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問生索鞋。生日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邪。嬌乃止。蓋飛紅拾歸以付嬌也。然嬌以此愈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紅與生戲於牕外。捉蝴蝶。因大怒。詎紅紅頗憾之。欲以拾鞋事聞於未有間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姪。嬌在焉。飛紅因語嬌所履之鞋。揚言謂生日此即子前日所遺之鞋也。嬌變色。亟以他事語舅姪。會舅姪應接他語。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井中堂相遇。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略不措意。怨隙之心。行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謾於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牋一幅。生取而視之。乃青玉案詞也。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愁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生披味良久。意謂嬌詞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攜歸置於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

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娘子
 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招嬌嬌不至生懇之方來嬌
 人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見案上花箋因取視之良久自
 申生不語移時生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答生又曰何
 故不言嬌亦不應生力究之嬌曰此飛紅詞也君曰彼
 得之何必詐妾生刁辨嬌並無一言徘徊良久長吁竟
 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愈疎嬌終日寤寢間
 一二日纔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
 其事生一夕逕造嬌室左右寂然惟見窓上有絕句一

草云灰篆香難在風花影易移徘徊無限意空作斷腸
 詩生察詩知嬌之為已也乘間語嬌曰再會以來荷子

厚愛視前時有加焉邇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為子所棄
 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之嬌潸然涕曰妾自
 遇君之後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棄妾耳妾何敢棄君
 仰君意既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日苟有二心有如此
 日因指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日子何疑之甚也嬌曰
 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紅偶遺詞君且得之天下偶然
 之事何多邪妾不敢怨君幸愛新人無以妾為念生仰

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日見子若有憂者人之情態

豈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

乃回笑曰君果然否生日何害嬌曰若然後園中池正

望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響應君能

同妾仝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日如命想明靈大王亦知

予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遊後園臨東池

非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祈設誓其辭累千

百不能備載誓畢攜手而歸恩情有加焉生自此亦不

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縱步至後園

牡丹叢畔忽遇嬌先已在彼遽擁抱求歡嬌正言却之

乃解遂相與攜手而過別圃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

生嬌並行因促步返舍語姝曰天氣晴暄可入後園牡

丹盛開能一觀否姝可其請遽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

生與嬌竝行亭畔左右俱無人姝因大疑因阿嬌生乃

狼狽反室惆悵不已但為飛紅所賣無以自釋強作一

詞漁家傲寫其悒快云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傍

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推相看冷眼誰依採鎮日

愁眉和歛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權寧

耐終須還了、鴛鴦債、越二日、生自覺無顏、乃告歸、舅於亦不畱之、嬌夜出潛與生別、曰、天乎、得非命歟、相會未期、而有是事、妾獨奈何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無以疑間、遂成永棄、使他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主亦掩泣而別、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史、間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遂令生於書齋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則與兄異榻而寢、晨限之辭、或形于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僻滿道、經申生之門、因畱宿於生家者

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始嬌寓生家、相隨不離、跬步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居

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送者絡繹於道、始與嬌各登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生亦乘馬相送、闖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淚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為別、不能堪處、况今動是三年、遠及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可能見君乎、但恐妾垂首冥目、骨化形銷、君將眠花臥柳、棄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日、明靈大王在彼、吾誓不為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

說得傷心

且不朽乃於袖中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銷團鳳以真珠
 百粒約為同心結贈生日觀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
 一來毋以地遠為辭言未竟軒車催動露隱前山曉月
 半沉目送不及生別舅於辭回恹然歸于書室晨窗夕
 燈學業幾廢間為詞章無非寄恨一日賦一曲示兄綸
 云春風情性奈少年辜負竊香名譽記得當初繡窗私
 語便傾心素輔濕花陰月篩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
 盡桃源從此迷路生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失算行雲
 何處三峽詞源誰為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



聲價應念司空否此時覓箇形鸞同跨歸去兄見之撫
 生昔日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以顯二親此詞固佳
 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筆盛戰文場可
 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嬌相會之始未至亂紅飛盡
 之句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其兄不知也及八月與兄
 俱就秋試畢即欲言歸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
 數日生與綸俱在高選捧捷而歸次年又與兄綸同及
 弟兄綸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授洋州司戶兄
 第歸家侍次時有賣登科記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

兄弟皆及第因大喜歸謂姪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
吾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
書且詢問二甥樂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來款我以
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兄宜
一行綸曰父母在焉可遠遊然舅命難違弟固當往於
是生欣然治行請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
姪嬌畢見姪問二哥何以不來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
意舅姪問勞盡禮姪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
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召不入縱或一
至堂廡未嘗與嬌款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
彼此佇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欲告歸然
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悶悶不適徘徊久之一日晨
起謁姪姪未起因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晨左右俱未起
嬌亟出步前語生日別兄久矣思念未嘗少息喜君近
取高第但薄命之人不能執箕箒以觀富貴爲大恨耳
兄不棄遠來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姪
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
求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叙疇昔者坐此

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
兄每入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日我
見事變如此終日兀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
二日間間為歸計。緣未及與子一語故未忍去。今既若
此我雖在此何益。嬌曰妾以子故居事飛紅尚未得其
歡心。自今以往當愈屈意事之。萬一得其同意則可與
兄復如前日。兄果能少留月餘否。因出仙中黃金二十
兩與生日。恐兄到此或有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
右以工直持來。當與兄脩治也。生日若果有可謀離

僻處鬼室。子日亦何害。頃之人漸眾。生遂出。愈無聊賴。
時透戶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云。庭院深深寂不譁。午
風吹夢到天涯。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發雪花。覺
句閒來消永日。遣愁聊復酌流霞。狂風全不知人意。早
向窗前報晚衙。簾展湘紋浪欲生。幽人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開戶何妨待月明。窈窕蛙聲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
生在舅家。自秋及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
每夜明燭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脩竹數竿。

耶念極極而邪鬼乘之

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殯於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中每為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二更許忽聞牕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為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則見嬌娘獨立窗下日君何不啟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與之入室日子何以得此來答曰舅於熟寢無有知者故來相就將旦告去囑生日此後妾必夜至兄無事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語君宜引去不對

非人能有此道計

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日子必夜至吾入何為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餘人莫知之嬌自生再至益屈已以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紅一開口則舉贈之錦繡珠玉惟紅所欲呼之為紅娘子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舊憾與嬌稔密嬌結之愈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紅語嬌曰娘子貴人飛紅賤者奈何以貴事賤嬌因歎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窘撓我所故不自愛而屈事之者為生設也因吟詩一絕云雨勒春寒花信遲痴雲碍月夜光微

小慧為大慧
人嬌不如也

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圓且待時吟畢因泣下慧曰
 娘子芳年秀麗稟性聰明立身鄭重向時遊玩花園與
 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登樓榜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
 不治并食者兩日其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
 驛舍牀帳不備重以繡茵周以羅幃猶思其不潔焚沉
 蕪麝夜半方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眾所共知
 親族聚會申請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有如此者
 今既委千金之身於申生若棄敝徒而又下事飛紅喪
 盡名節此妾所大不曉者况娘子才色名聞于時久矣

苟求婚姻豈不能得一申生乎又兼申生一第之後視
 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不來問之不對諒必有
 他意娘子何自苦執如此嬌曰爾勿言天下豈復有鍾
 情如申生者乎必不負我慧知嬌心如鐵石乃亦諂事
 飛紅紅感嬌之情盡釋前憾喟然謂嬌曰娘子近日以
 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
 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報嬌但流涕不言紅固叩
 之乃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他何言紅曰此易事於
 年尊終日於小樓看徑堂堂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

敢不唯命嬌鄭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嬌爲地求以見生
然生每夜遇妖之後以爲真嬌之來累十餘日不入申
堂問或遇嬌則遠自引避且精神昏倦終日思睡嬌亦
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生
起處慧與蘭蘭同至生室慧因牕內燈明穴而窺之見
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無異因私相歎駭歸
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適至生室乎嬌曰
我自遣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爾安得妄言慧蘭同
聲曰適來申生與女子對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爲何
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舊聞此地多鬼魅得無是乎
宜其待娘子忽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窮之以夜深
而止明晨嬌詐以姪命召生入室再四方來小慧前導
至後室見嬌獨坐生傍徬欲去嬌即前挽生袖曰君且
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得已乃坐嬌曰君近日何相棄
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
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無之嬌曰不必隱
諱生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欺我
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

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凡此來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何嘗囑君勿言生日子何反也子自前丹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懼飛紅之輩生覺也子今乃有是說何故嬌曰妾室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中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歡心日久使人招兄兄不至縱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久不知所謂將請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蘭伺兄起處乃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崇而何故今日召兄言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證之乃潛使人呼紅紅至謂生日郎君何棄娘子也因具道昨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眷眷不忘則我將死於鬼崇手矣第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情其何以爲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以嬌謀止以生爲鬼所惑告於姪疑之曰安有是理紅欲實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往紅曰第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日今夜二鼓妾與姪來觀如彼來妾與姪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

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坐雖與對坐，心驚股栗，未定間，紅姪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姪欲細視，紅懼其事發露，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是生方大悟，姪因詢生曰：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鬼也。願姪救我，於是姪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臥病累日，亦尋向安。自爾生起居皆在宅內，嬌亦不以向日相棄，介意歡愛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姪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望江南詞以謝之，詞云：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蹤。一覺大槐宮，花月地，天意巧爲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在畫堂中。又兩月餘，姪以病死，嬌哀毀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別，不謂復有今日。幸欣再會，奈何罹此禍變。哀毀之中，不暇與兄款曲，暫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間，送兄者屢矣。知此別後當復如何？生無言，但掩淚爲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姪之亡，皆驚慟嗟泣。明年六月，舅滿任回，再過生門，畱宿數日，自姪之死，飛

紅專寵於舅。因宛轉爲嬌媒。因與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且其瓜期未及也。舅欣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聞之心切。意喜。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兩月。舅卽爲再調任計。謂生曰。家中事緒繁多。小兒勿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俟有美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院宇深沉。簾幕掩映。玉枕相挨。朱闌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啞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千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用。倅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爲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倫。知生才幹有餘。又矜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親之謀。間使紅委問。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間坐。紅趨至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敢不拜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人邪。因大喜。忘寐。是夕。紅反命於舅。遂遣媒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行。聘有日矣。下憐憐者。

自生別後久之偶入帥府至西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
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
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此畫尚未盡其一二
足極小肩極脩詞草翰墨無出其右以此女實之想其
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女
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子曰得婦如此孝已甚矣此不
足問憐悔失言力解不獲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
婚於王王時自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逮王再調歸
家待次之日帥遂遣來求婚王初拒之再四帥逼以威
勢賂以貨財不得已遂許之嬌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
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兄
何以爲計生日事在他日當徐回之嬌自是見生愈密
然一相遇則惓惓不樂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
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至相得未嘗對生一歌生成
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生不語自歌
詞一叢花云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清濃新歡其把
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
流紅欲歌先咽意冲冲從此各西東愁怕到黃昏窗兒

外疎兩泣梧桐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歌未
終黯黯然淚下如雨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
金玉售以遺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
秉燭侍側生從容問曰爾來眷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
妾謂可托終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兄蓋有日矣雖
盡此身何足以謝生大感動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
生會者僅二月一日舅出謁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
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已良久嬌乃
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誣妾病不能扶持生聽不諧死亦

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竟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右驚扶
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語言無實日
前所爲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納幣促親期
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綠英綠英懷恨乘間
以嬌平日所爲之事從實告舅舅怒審實於紅將治之
紅詒曰小娘子讀書知禮豈不知失身之爲大辱且重
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行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
名到手舉動不妄堂廡之間不命之人不敢入未嘗與
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不知細人之言未宜深信

且親期在近不宜自爲此不美也舅方寵任飛紅信其
言不復再問止加防閑申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今

十九次

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止兩月
勉事新君吾與子從此矣矣嬌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
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
心乎妾身不可再辱既以與若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

十六次

動生方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父有疾遣僕馬促回
生不得已入謁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立舅後
回目佇視不能出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

嬌娘親禮在卽家事紛紛無執幹者生辭曰舍愛親期

已近純歸侍亦須累月又瓜期將及動是數年重會未

可知也舅宜善自愛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在近出室子

來期未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別生嬌聞語灑淚不能止
懼舅見之不敢前背面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別舅

而歸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近半月

病愈甚將不能起紅乃潛書促生來便與爲決生得書

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嬌之門住兩日舅亦

不知也生時纔舟岸下冀一見嬌後卽歸蓋慮父母之

知必獲重責明日舅送舊守出於郊外時紅乃與嬌私
出卽上生舟嬌執生手大慟曰郎不來矣不幸迫于父
母之命不能相從兄今青雲萬里厚擇佳配共享榮貴
妾不敢望也向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
背此言邪兄氣質孱薄常多病善攝養毋以妾爲念因
出斷神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
慟紅亦淚下久之紅懼有他變詐語嬌曰舅將至矣宜
速登岸嬌含泪口占一絕爲別云合懽帶土真珠結箇
箇團圓又無缺常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爲千古別生
不能和一揖而別嬌佳期已逼乃托感疾佯狂蓬頭
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
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快
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俊拔殆過申
生娘子何苦如是邪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其
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棄也况申生歸後亦
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
曰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耳非我所及事止
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爲嬌舊遺主香珮下結以破

情仇

環隻釵謂生遣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曰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爲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珮細認覺其虛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舅聞而亦憐之業已成矣無可奈何遣紅輩百端爲之開釋終莫能悟嬌遂吟詩二首寄與申生別云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茫茫兩眼西風滅猶向陽臺作雨飛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間隔數日以憂卒生方接來詩而訃音隨至茫然白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憶瑤姬詞以弔嬌娘詞曰蜀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今生拚兩兩同心不怕傍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神明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蕭歸去月明誰伴孤鸞舞細思之淚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

和伊一處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慰
解終不能堪又於壁上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竇翁
德邵如椿古蔡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身
元死奈虞兮題畢簡嬌所贈香羅帕自縊于書窗間爲
家人所覺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
又夫志在四方第少年高科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
手中邪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生色變氣逆不能卽
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叮寧曰二哥才學俱
優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萬里顯親揚名犬吾門
戶承繼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顧兄綸

曰雙親年高侍養純不孝不能辭罔極之恩惟兄念之
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尪羸竟奄奄不起父母
大慟卽日馳書告舅舅得書飛紅葢知之舉家號泣舅
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問汝汝何不實告我稔成事變
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不能對因伏地請罪久之舅意
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兩違親議亦老夫之罪
也因痛自悔又謂紅曰生前之願旣已違之矣與死後
之姻緣可也我今復書舉嬌柩以歸于申家得合葬焉

沒而有知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于是復書以此言
告于生之父毋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昇嬌柩以歸
生家舅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紅來弔慰
營辦喪事又月餘論謀僉同乃合葬於淮錦江邊葬畢
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嬌寢所恍惚見嬌與
生在至相對笑語紅倉皇告舅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
則無有矣惟見壁間之詞一闕云蓮開愛絕長回碧瑤
深處欲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
鴦新家裡黃鸝催班此去何時得再還舅見此詞不覺
哀悼所留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滅去舅與紅輩皆驚異
嗟歎而已

○劉蘇哥

穎妓劉蘇哥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
若不勝鬱抑以盛春美景邀同韻者聯騎出城登高塚
相對慟哭遂卒姜元獻戲題絕句弔之云蘇哥風味逼
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杯絮酒哭
青春

○崔涯 以下生離

崔涯妻雍氏楊州總較女也儀質閒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涯略不加敬于妻歎但呼雍老而已雍漸不能堪勃然仗劍呼女而出曰某河朔之人惟襲古焉養女令嫁軍士從募士流之德是以相就今甚悔之小女既錯嫁不可別醮便可出家如若不從吾當揮劍立命其女剃髮爲尼涯方悲泣謝過雍不聽女亦號慟而別涯贈詩云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自雲微妻之父所以欲妻也崔郎何不爲妻地妻既相睦何不聞進一言

○陸務觀

陸務觀游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爲姑侄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因出之唐改適同郡宗子嘗春日出遊相遇于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宗子遣致酒餼陸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題園壁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唐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

句未幾快然而卒聞者爲之悵然放翁自與唐邂逅終
不能忘情每過沈園必登寺眺望有絕句云落日城南
或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鷺鷥
照影來及唐死沈園亦三易主矣放翁悵然有懷復有
詩云楓葉初丹榭華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
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赤壁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
茫茫年來俗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嗣後夢遊沈
氏園又作二維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萼寺倚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
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人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又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題壁云玉蟬蟋蟀鬧清
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
秋詩放翁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
人逐之妾賦十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
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
合畫春山依舊畱愁在夫出一愛妻得一妬妻母夫
人之爲放翁計者誤矣然愛妻見逐于母愛妾復見
逐于妻何放翁之多不幸也

○倚氏女

王齊叟字彥齡任俠有聲愛唱望江南詞娶倚氏女亦工篇章常以使酒杆翁逐之竟致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乖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
 獨自臨流興來時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却來時與
 散魚潛烟歛風初定波心靜照火如鏡少箇年時影

○秋胡 以下薄倖

魯人秋胡娶妻五日而遊宦三年休還家遇一婦採桑于郊胡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婦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干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情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于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胡大慚婦責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在君別娶遂賦詩一絕赴沂水而死其詩云
 郎恩葉薄妾水清郎與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
 幸生誰信守孤燈

○竇玄妻

漢竇玄字叔高平陵人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為夫所棄既寄書以別并附以歌辭旨哀怨時人憐

情史
卷十四

而傳之歌曰。粲粲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謝氏女
王肅在江南娶謝氏女。及至魏。尚陳雷長公主。其後謝
氏爲尼來奔。作詩贈肅曰。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
洛逐勝去。願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贈曰。鍼是貫絲物。
日中常存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聞之甚惆悵。
遂造正覺寺憇焉。

○鶯鶯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
可人。或別從遊。冥授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
及。張生容順而已。然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
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
與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曹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亡幾。何張生遊于蒲。
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
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
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
人下。文雅不善于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家

此圖畫
唐貞元

財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奉命總戍軍，繇是戢。鄭德張甚，因飾饌宴張于中堂，俾子女以兄禮見。子曰歡，即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兩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兩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鄭曰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量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繇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淚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絀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真願自



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怨慕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是夕紅娘復至，持絲箋以投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欲喻其音。時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悌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先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張因詒之曰：崔氏之賤，召我矣。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皆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



陳啓猶懼凡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于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食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方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死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觀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在席也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來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論之崔氏死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

此時尚不可
 遺下

情史

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于。辭。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遠。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久。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澤。無。以。奉。獻。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日。往。矣。既。君。比。誠。因。命。拂。蕪。鼓。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徂。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祖。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政。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于。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



明發求昏生
胡置之度外
邪

所失於誼，謹之下，或勉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
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縷，綵誓若尋
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食如煖，而思之甚遙，憶昨
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
微眷念，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于終始之盟，則固
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
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
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
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

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如或達士，喻情拾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
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
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
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九君子下體所佩，玉
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
碾子一枚，此數物年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貴，矢
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

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

耳心通身，遐拜會無期。慎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

妾書予所知
便知無始極
之念

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目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

其書於所知錄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

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

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

生會真詩三十韻日微月透簾攏螢光度碧空逢天初

縹緲低樹漸蔥龍龍吹過庭竹鸞欲拂并桐羅綺垂薄

露瓊瓊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情悄

晨會雨濛濛珠望之友履花明隱補籠瑤釵石彩鳳羅

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

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

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 為鴛交頸舞翡翠合歡

籠眉黛羞偏聚辱朱暖更 市蘭蕊覆膚潤玉肌豐

無力曠移履多妖愛飲躬 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

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流通時有限縷綵意難終慢臉

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雷結表心同啼粉流

清鏡殘燈遠開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鴛還歸

洛吹簫亦止嵩玄香猶染麋梳風尚殘紅暮暮臨澹草

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

不圖

史論卓矣惜哉在亂世之後耳

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橫特與張厚因微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適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管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見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于

張子信

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

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有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八日是絕不復知矣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崔氏小名鶯鶯李紳相公作鶯鶯歌云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

女字鶯鶯金雀姬鬟年十七黃姑天上阿母在寂莫霜姿素蓮臂門掩重闕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會出

右會真記出于元微之和手楊阜公嘗見微之所作

姨母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
至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云是鄭濟女而唐崔氏
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女于微之為
中表再考微之墓誌其年甲皆相合其為微之無疑
因元與張姓同所出而借言之耳傳云時人以張為
善補過者夫此何過也而如是補半如是而為善補
過則天下負心薄倖食言背盟之徒皆可云善補過
矣女子種情之深無如崔者亂而終之猶可救過也
半妖不自我何畏乎尤物微之與李十郎一也特崔
不能為小于一

○班婕妤

班婕妤如左曹越騎較尉况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官
以為嬪如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
圖畫賢聖之君名賢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輦得無似乎上善其言而止及飛無姊弟用事譖其呪
诅考問之對曰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
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上善其對赦
之如好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官作執扇詩

以自况云新裂齊統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
 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
 炎熱棄捐篋筒中思惟中道絕劉令嫺作婕妤怨云日
 落應門閉愁思至端生况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
 終不恨讒枉太無情只言爭分理非妒舞腰輕

○潘夫人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儻為江東
 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聞于
 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

真狀以進吳王見而喜曰此女神也愁貌尚能惑人况
 在雅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十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
 以大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恆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
 使侍婢瀉于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掛石榴枝上因其處
 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
 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游釣臺得
 大魚大喜夫人曰管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
 為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讚毀果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
 幾其神

○飄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飄風以姿態見美妙別王聲能觀金色石氏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生知不忠李來使飄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入飄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後當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板于是彌見寵愛及飄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競相排毀即退飄風為房者使主群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契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斯桂芬徒自蠹失愛在娥眉坐見芳時教情碎空日嗚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晉末乃止

○○杜十娘

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貴遊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貨告曰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為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為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雷連始以言辭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

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因之乃戰掌詎女曰汝能聳郎君措三百金界我東西南

北惟汝所之女郎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三百金或

可辦顧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

途悔之指燭中花笑曰金朝以入汝夕以出燭之生花

讖即之得女也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日郎君遊費固

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于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

唯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為束裝狀遍辭親

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酒挾斜積有日月忽欲南

轅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東作書絕其歸路今

君貸之非惟無所欲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因

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歎曰郎君果不能辦一錢邪

憂禱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髮絮中明日令平頭

客時去以去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

幣而去因出禱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有心毅然各

歛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願安所措五

千金平女雀躍曰母憂明且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

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母

曩者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死矣母懼入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女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禾中人自方泣下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盡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名緙以所攜須臾之間簪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一箱箱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為不知也者曰

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緙擲朱提二十兩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辨與馬出崇文四至潞河

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稍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幸遭逢於時自秋涉冬嗷來鴻之寡儔詭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為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者舩艤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壁月盈江練飛鏡寫生謂女

生至此尚未

日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寒北風煙願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

要人亦得
不惡

天也

關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攜手月中。跌坐船
 首生興發執卮倩女綺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
 入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鄰舟少年者積鹽
 維陽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為輕薄
 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
 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
 復綰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因叩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
 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綢繆即邀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

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
 即歸故鄉平生恹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

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傲然謂

公子旅葬燕而挾桃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

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

的之况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而

密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彼錢塘之風浪魚腹鯨

齒乃公子之一坏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

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余何曰愚

有至計甚便於公子顧公子不能行耳公子曰為計奈

大是辯才但
 談心太深不
 手太毒耳

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屨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爲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形挈影銜鴛樹之誤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維谷抵藩狐濟既猜月而疑雲燕啄龍黎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攜手下船各歸舟次女挑燈俟生小飲坐自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爲百年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與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滂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爲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觀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篋曰女曰明蚤亟往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乃可往時夜已過半卽請起爲豔妝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妝畢天亦曙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人妝臺爲信女忻然

十娘乃大英雄

大唯唯

顧李生昇之卽索新安人聘賢過船衡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請新安人曰頃所攜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簡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竟悉投水中約值數百全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唯唯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簪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出某革囊蓋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貲云亦投之最後甚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動

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推生于側而碎誓新
去人曰汝聞歌蕩情迷代鶯弄舌不顧神天翦髮落燒
使妾將骨股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刃向儂乃復貪財
強來索抱何異狂犬方事緇風更欲爭骨妾死有靈當
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辰詒影托諸姊妹蘊
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
之者欲人知李郎眼中無瞳耳妾爲李郎溼眼幾枯翁
魂屢散事幸組成不念攜手而修溺笙簧畏行多露一
朝棄捐輕于殘汁顧乃婪此殘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

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
 亭有盡邪於見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為召
 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日○擊○之
 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船○分
 道○逃○去○新○人○作○負○情○儂○傳

居士曰新安人天下有情人也其說李郎也日如河
 其識十娘也日如電惜十娘之早遇李生而不遇新
 安人也使其遇之雖文君之與相如歡如是耳雖然
 女○不○死○不○俠○不○痴○不○情○于○十○娘○又○何○憾○焉

○韓玉父

韓玉父宋南渡時女子也其題漢口舖詩云南行踰萬
 山復入武陽路黎明與雞興理髮漢口舖盱江在何所
 極日煙水暮生平良日珍羞為浪子婦知君非秋胡強
 顏正西去其序云妾本秦人先大父嘗仕于朝因亂遂
 家錢塘幼時易安處士教以學詩及箏父母以妻上舍
 林子建去年林得官歸闔妾傾囊以助其行林許秋冬
 間遣騎迎妾久之杳然何其食言邪不免攜女奴自錢
 唐而之三山北至林已官盱江矣因而復回延平經錄

順冒假道昭武而去歎客旅之可厭笑人事之多乖因
理髮漢口舖漫題數語于壁云

未明究竟如何就此已是薄倖矣

○○戚夫人 以下如厄

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戚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
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補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
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後宮齊首高唱響入雲霄夫
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為言帝思之幾半日不言歎
息淒愴而未知其術輒仗夫人擊筑帝歌大風詩以和
之及薨侯招四皓輔太子帝指示戚姬曰我欲易之彼

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姬涕泣帝曰汝為我楚舞吾為若

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翼已成兮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兮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兮尚安所施及帝

崩高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

春已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

離三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

邪召趙主如意鳩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戚夫人臨

死曰願呂為鼠我為猫生生世世食其肉

想見高帝嘗
中一段無補
言九

戚夫人之不見容於高后也。帝料之熟矣。欲全戚氏。非立如意不可。立如意則并立戚氏。廢太子則并廢高后。高后有罪可廢也。而周旋患難。擯死者數矣。尤可念也。况諸悍將大臣。非高后不能制之。此帝所以歎息悽愴而不能自決也。四皓來而人疑。兆帝亦付之身後。不知而已。高后能制諸悍將大臣而舉朝遂無能制后者。立少帝王諸呂。劉宗蓋岌岌焉。帝料殆不及此也。夫高后雖強。天下豈有恃婦人以為安者哉。惠帝與如意。魯衛之政耳。必也兩置之而立文帝。斯盡善乎。意是又豈尋常之事邪。

○唐王后

高宗初立妃王氏為后。有寵。已而寵蕭淑妃及武氏入宮。為昭儀。后與淑妃寵皆衰。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佯歡笑。發被視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曰。皇后適來。此上怒。曰。后殺吾

殺之使言

女。昭儀因潛之。后遂與淑妃並廢為庶人。囚于別苑。而

為武后所善。故也。

立武氏為后。上一日念后。問行至。因所見門禁。綢嚴進。以食。寶中。則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無志。二人同辭曰。

妾等非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因流涕嗚咽又曰至尊
 若急疇昔使得見日月乞署此為同心院上曰朕即有
 處置武氏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壺中行志日令二
 軀骨醉後數見二人為祟故多居洛陽不敢歸長安
 高宗與漢高帝不同高帝是英雄心事一步百計欲
 割小愛以就大事高宗本是雜情奴才後來則一味
 怕婆而已

○○梅妃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
 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聞

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

見寵奉長安大內大明與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

幾四萬人言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性喜

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

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簫

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窻八賦是時承平歲久

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

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

謹無禮
加恭亦

命連趣報言。適後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逐上言。曾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

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

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

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

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

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

者謂廣狹不類。竊入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

後竟為楊氏遷于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

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

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

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

曰。乞宣至。余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

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

榻下有婦人遺烏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于日出。

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

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逕歸。

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今步歸東宮。上怒。

太真如狼不
下武氏

正、要、如此

妃、威、所、憚

絕、妙、

情仇

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
乎使者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
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
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方上方奉太真且畏其
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其略曰玉鑑塵生
鳳奩香歿懶蟬髻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練苦寂寞于蕙
宮但凝思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大直
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
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邪對
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
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
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
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是此始後祿山犯
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
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訪搜不知
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
者進其畫真土言甚似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



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
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鬢
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
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
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無獲上益不樂忽
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命發
視纔數株得尸裹以錦褥盛以酒漕附土三尺許上大
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
之似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涇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
之間與俠少遊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
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
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
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
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
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怯忽至一
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
顧嬪媵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髮不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小青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
小青字云姬夙根顛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
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
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耳家人以爲妄嗤之母
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
律江都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

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雖素閑儀則而

夙期逸艷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
也性嗜嗚瑟跳不韻婦更奇姬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

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西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
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

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卽至不得入非吾命
而卽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間地必密何短

長備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
同舟遇雨堤間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詭躍



倏東倏西。姬淡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
賢嘗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啣婦已醉
已可以死矣

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
背曰好光景可惜無自著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
馬而予作蒲團空觀邪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

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居頃之顧左
右寂無人從容諷曰子才韻色色無雙豈當墮羅刹國
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事子非會心
人邪天下豈少韓嫣乎且彼視子去拔一眼中釘耳縱

能容子子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平姬謝曰夫
人休矣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著水命止此矣夙
業未了又生也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

目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好自愛
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相顧
泣下沾衣恐他婢竊聽徐拭淚還坐尋別去夫人每向

不戚語之聞者酸鼻云拒自是幽憤悽怨俱托之詩或
人詞而夫人後亦從宦遠方無與同調者遂鬱鬱感疾
歲餘益深婦命醫來仍遣婢以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



藥牀頭笑曰吾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繼
犬豈汝一杯鴆能斷送乎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
梨汁一小盞許益明妝治服擁襟欵坐或呼琵琶婦唱
育詞自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
姬曰可傳語寬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
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直之又易一
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大
幹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姬指顧語笑或
肩余鑑或簡書或自整衣褶或代調丹壁諸色縱其想
會須臾圖成果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取圖供榻
前焚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乎
撫几淚潛潛如雨一慟而絕時年十八耳口向暮生始
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
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
寄某夫人啓視之敘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
負汝吾負汝婦聞恙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偽以第一
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及再簡草稿業散失
盡而姬臨卒時取花細數事贈姬之小女視以二紙正

而語似長古

其詩猶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
 二篇古詩云雪意閑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
 顛筆落牕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
 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
 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喚悄悄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
 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
 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浦處土家嶺上梅花三百
 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
 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驢

可憐心人不可得亦念存

人冷雨幽牕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
 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書
 鸞如今幾箇憐文衫也向秋風鬪羽翰脉脉溶溶豔豔
 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共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
 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
 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峰高昨夜慈親入夢
 遙說是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二
 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

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 原不是鴛鴦一派

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竟可在著

衫又撚雙裙帶與某夫人書云玄玄叩首瀝血致啓夫

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迥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

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

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隼煖指畫

屏中一馮欄女日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

阿青妾亦笑拈一姬曰此執拂後鬟偷近郎側將無似

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

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嗒聲日焉二至漸

乃微辭舍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大屠

野苦心餓裡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則

弱絮風由佳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譙深若便祝

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違性雖

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

兩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長淚鏡潮夕

淚鏡次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

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



知死悲憾促懼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譴機警靈速豐
 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
 淪忽亦匪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且夜臺滋味諒不殊
 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
 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壽
 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照可以超輪消劫
 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特呈一絕亦是烏
 死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恒馳寄身不自保
 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
 關門坐我綠陰林髮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聽是邪
 非邪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
 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後
 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唯有舊朱門夕陽一
 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其集而刻之名曰
 焚餘

爰爰居士日讀小青諸咏雖凄惋不失氣骨憾全稿
 不傳要之徑寸珊瑚更自可憐惜耳聞第二圖藏姬
 家余竭力購得之娟娟楚楚如秋海棠花其衣裏珠



外翠秀艷有文士韻然尚是副本即姬所謂神已足而風態未流動者未知第三圖更復何如姬嘗言姬

喜看書書少就即取不得悉從某夫人借觀問作小

畫畫一扇甚自愛即聞之不與即恐招妬也苦索不與又言姬好與影

語或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輒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

問答婢輩窺之則不復爾但微見眉痕慘然似有泣

意余覽集中第四絕知此語非妄也嗟乎世之負才

零落躑躅泥犁中顧影自憐若忽若失如小青者可

勝道哉

○驪亭六子

女子不知何許人其詩與叙見於新嘉驛壁間叙云予

生長會稽幼工書史年方及笄嫁于燕客具林下之風

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以乳數聲今早薄言

往訢逢彼之怒鞭笞亂下辱等奴婢氣填胸臆幾不能

起嗟乎予籠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沒無

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熟竊至後庭以淚和墨題二

詩于壁庶知音者讀之悲予生之不振則予死且不朽

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

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虎豹遊。含情默坐憾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畱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此詩一傳文人爭和之。

龍子猶各和三首。今附此首。韵云。遙憶新詩覆壁塵。閨中誰賸可憐身。郵亭亦有含顰女。都只傷秋與惜春。顏如紅粉命如塵。難笑難啼一女身。何似驛亭操箒婦。風光猶占一宵春。千秋紅粉盡成塵。詩句猶畱夢裡身。恰似真香襪。在行人指點馬嵬春。次韵云。

不共歡娛却其遊。傷心一片路悠悠。老天真解題詩意。應有風雷起筆頭。已拚閒身逐浪遊。可堪白苦正悠悠。紅顏埋沒渾閒事。多少才人不出頭。古驛無情恣客遊。悲悲喜喜任悠悠。粉牆難此生。公石訴盡衷腸不點頭。三韻云。已嫁從夫怨阿誰。換花換馬亦何悲。忍將無限閨中苦。換取詩名壁上垂。一樣夫妻我是誰。忍教同室隔歡悲。題成絕句低頭去。羞見三星當戶垂。鴉鳳相欺今限誰。來生貓鼠轉歡悲。我脩姤史書。卿句翻喜。才名為妬垂。

○脩嬖夫人 以下遭讒

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為后
 又有幸姬望卿為脩嬖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
 我無禮衣服常鮮我又傅粉數窺郎吏疑有奸去曰伺
 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
 其知其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裸形繫之令
 各姬各持鐵其灼之望卿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椽陰
 中割其口唇斷舌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
 諸姬觀歷盡乃止

○○○遼懿德皇后蕭氏

遼下制北而
 遼宮帳南面
 若漢人

遼懿德皇后蕭氏為北面宮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
 邪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
 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
 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
 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
 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為蕭氏們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
 字觀音二十一年令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
 淑聘納為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

尤為當時第一繇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即位以清寧

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為皇后后乃出閣升坐扇開簾捲

忽有白練自殿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

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

大喜宮中為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耨幹麼

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

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

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宮失

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

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首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

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殫羣臣皆呼

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

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

屬和曰虞庭開盛軌玉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

日心文章通鹿豢聲教溥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

今明年后生皇子睿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

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

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

可敦突厥皇

台之稱

孤穩王也左

古金也譯

后上也譯册

也

值有力也

情仇

按此謂朕漁
有在次也

十餘言辭意
並到遠矣刪
去不錄可恨

建寧一誤是
切如語今并
東方朔誤也

猶以可敷加吾汝若有志當際此帳管據此婢于是重
元父于合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兵
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
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
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為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濬册
為皇太子益復蓄奸為圖后討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
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
捺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報先驅所乘
馬號飛龍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

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伏

豫百社幾危此游牧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

秋山不閉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人不測此雖威神所

扇萬靈自為擁護儻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

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為社稷憂之惟

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上雖嘉納心

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穠幸御后因作詞曰同心院被

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也埽深殿閉入金鋪暗遊絲絡

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

詩人有唐人
遺意

夢借高唐敲壞牛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佛象林
 待君玉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為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
 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舊憶當
 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
 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
 待君眠盞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
 當薄命人盞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
 鋪玉一跡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
 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料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

有君行莫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肯沾街
 香香徹膚薰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
 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
 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
 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
 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媿恥拜服
 於時上常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
 平安得輕近御前因內直外別院登深嫉之而登妹清
 子嫁為教坊朱頂鶴妻方為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

詩

卷十四

情仇

子証后與惟一淫通耳幸其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為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七香淫詞用為証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日玉光試開胸採取尤比顛酥香芙蓉新失豔蓮花落故牀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骨擠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菱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甚還親御死桑歸來使攜手纖纖春筍香因擘拋金縫羅襪知經霜誰將煖白王雕出軟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首和裝元非嗽沉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詔后曰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即為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頭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

忒里蹇皇后
 既口吻家双
 不可近矣復
 使人宮又理
 手書所謂當
 斷不斷者也

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
 詞為證乙辛乃密奏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
 直別院官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鵲陳首本坊伶官趙惟
 向要結木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
 內沐上恩乃輒于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
 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御有懿德皇后旨
 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
 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不自之途隔簾與惟一對
 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著綠巾金抹額窄袖紫
 羅衫珠帶烏鞋皇后亦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
 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鞵名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
 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教內侍出帳登時
 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
 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
 雖、健、小、蛇、耳、自、不、敵、河、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
 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
 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為、我、喚、醒、登、曰、惟、一、百、遍、始、
 為、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

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
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
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
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
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大化
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
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手書十
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
轉辯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
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狂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
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里塞所
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
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
韓亦非汝所著爲宋國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
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叅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
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鞠加以釘灼盪錯等刑
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
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

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為
 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
 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為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為思之不
 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
 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
 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
 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舍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
 即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救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
 諸宮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
 億蒸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覷然南面乎后乞
 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

巧合冤哉天幸

日嗟薄祐兮多幸羗作麗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
 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啓耀雖疊累兮黃
 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
 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廻照兮白
 日寧庶女兮多慙邊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
 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擻房呼天地兮慘
 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且夕遂閉

官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遷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

淺人哉

子投地大呼曰殺吾母者邪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

見王鼎焚椒絲

王鼎曰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繇于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所繇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於大義若使知惟信直言殺然諍之旨必不死后

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慙于少恩骨肉哉

乃亦昧聲同心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

一旦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

可謂罪通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月好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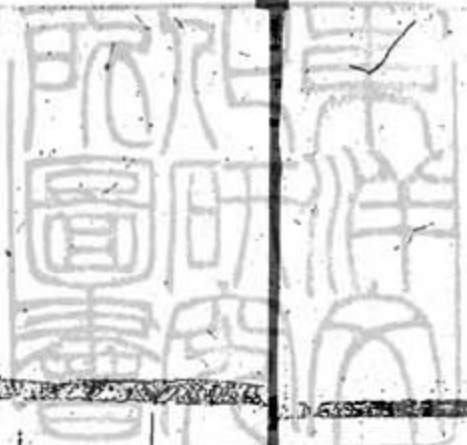
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

証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

練先命之矣姚叔祥曰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時

乙辛已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祥時

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臣殺天祥



竟誅乙辛。幸得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一不了公案。

○戴復古 以下欺誤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薄遊江西。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行。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畱。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石屏既別。遂赴水死。

戴之無行不待言矣。此婦性氣亦自可畏。昔鄧敞以

薛韋記牛丞相女蓋借此事也

孤寒不第。牛奇章之子蔚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

子能婚當爲展力。時敞已爲李評事之婿矣。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敞詒牛氏先回家灑掃。及至家。又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僕驅其輜。素直入內。鋪設。李氏驚問。答以夫人將到。李知別娶。撫髀大慟。頓地。牛至。知其賣已。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不得富貴。豈無

一嫁處邪其不幸豈惟夫人哉今願一與夫人同之
自是相歡如姊妹焉牛氏大賢德絕無一毫丞相女
在曾中此婦未免有富家女三字在

○○張麗貞

張麗貞吳江女子鍾情所至悞奔匪人遂致陷獄其獄
甲自序云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致今日終身之
誤豺而無皮還顧影以自憐更書空而獨語妾本吳江
望族曾解披章閨閣幽姿未開窺巨比堂恩重瑯函深
貯掌中珠南浦春明金屋週遮棧上錦况值髫年二八

忍忘律戒三千夫何隨父嚙城寄居椽舍溺女奴之長
舌來奸套之籠頭漫誇國士之才計諧古鳳妄數家嚴
之慝悔擬乘龍伊旣曲叙其悲思儂亦頓深其怨慕自
謂知書識禮不妨反經爲權逐張倩之離魂重門夜出
特樂昌之破鏡永巷宵奔天明而至荒郊日暮而棲別
館一朝消息漏道榜笑破朱唇三尺典章嚴堂上眞生
鐵面雷霆劈開鬼膽水鑑照出妖形爲訪婚姻並非媒
妁所圖熾姦竟是人奴方知假假真真神呆半晌已悟
生生世世罪大迷天延息之入囹圄撫心而傷塵土淒

涼夜析坐永牆角。鬼燐寒。憔悴春華。睡起夢中鄉路香。
青草黃泥。畢竟冤魂。于今日白雲紅日。見慈母。以何年。嗚呼。
碩鼠。捲腸羞。蠅化羽。倘青蘋之得薦。尚白圭之可磨。
已決策于外黃。世無張耳。誰錄瑕于上蔡。人是季心。已矣。
蛾眉。淹然蟻命。圖冉新而不得。伏九死以何辭。謾訴衷腸。
十首怨題。畱客邸。可憐骨肉一絨。清淚寄吾家。

有如此異才而爲奸人所欺。聰明太過。故有好高之累。

窈娘 以下遇暴

此何物乃可
借人唐時往
往有此俗可
笑可恨

武周時喬知之郎中有婢曰窈娘美而善歌舞知之教
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爲之不婚時武承嗣驕貴借致
歌舞遂不還知之痛憤成疾作綠珠怨寫以縑素厚貶
閹奴密寄之其詞曰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
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
難嘗持歌舞使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
于辭君去君終難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
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
汲出于裙帶上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

焉

綠珠怨之寄明知無益知之此際已自辨一死故以此詩激竊娘使速相見于地下耳然則承嗣之殺知之乃所以成就之也忠臣死忠孝子死孝情人死情求而得之均如飴耳

知之有妹能詩嘗咏破簾云已漏風聲擺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節無復有貞心此女風情當亦不淺

○○劉禹錫

李逢吉性强復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劉禹錫

有妓甚麗李逢吉以計奪之約某日皇城巾置宴朝賢罷宴並請早赴境會敕閣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

唐時

有此事在之不藏莫甚焉

異焉敢言者劉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謂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

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其一云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傳言青鳥罷銜戕金盆已覆難盼水玉軫長籠不續絃若向羅篋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云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想稱

心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
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似痕
跡其三云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
邊花已老畫眉腮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
橋過笠難真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其四云
二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
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牕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
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出本事詩

一說李逢吉聞劉有美姬請攜來一見不敢辭盛妝
而往李見之命與象姬相面李妓四十餘人皆處其
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
知劉怨歎不已爲詩投獻李但含笑曰大奸詩遂絕

○韋莊

何康女

韋莊以才名寓蜀蜀王建遂羈留之莊有寵人資質艷
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詞強莊奪去莊追
念悵快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姮
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甦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
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後聞得此詞遂不食

而卒

非雷莊也雷其寵也非愛才也愛其已也建之不情甚矣莊亦失見幾之智焉

蜀王建北巡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疋其夫一慟而卒

欲結人心割所愛以贈之猶恐其不受也况奪之乎宜建之不終也姬得詞而死夫見帛而亡假令是姬是夫湊成一對交相愛交相死必致雙鴛連理之異天

○王承綱女

蜀王衍好微行嘗私至軍使王承綱家覘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聽遂取入宮潛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流之茂州女聞父得罪剪髮求贖不許乃自縊死

建羈人之妻奪人之女作法于淫衍安得不效之

○花蕊夫人

徐匡璋納女于蜀王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一日大熱昶

與妃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詞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
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
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
恐流年暗中換乾德三年王師平蜀太祖聞花蕊名命
別將護送入京納之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夫人心嘗憶
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以祀復作言子衆曰祀此神
者多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諱其姓遂
假張仙自是求子者多祀之迄今不改

夫人徐慧見吳曾能改齊漫錄陳無已以爲青城費
氏誤也丹鉛錄云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
古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
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將催
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
天只恐君王寵愛偏按花蕊見宋祖時使陳所作因
誦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四十萬人盡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據此詩則途中
必不作敗節語續者真可云狗尾矣

按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在王衍時坐遊燕

汚亂亡國莊宗平蜀後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及
孟氏再有蜀傳至昶亦有花蕊夫人亦姓徐何前後
之相特也又按張仙名遠霄五代時人遊青城山成
道老泉有贊人知花蕊夫人假托不知真有張仙
續述異編戴雲間舒七才於麟德二年春因訪友路
過美人廡詩成契及明得古祠塑美人像木主題曰
花蕊夫人泉有之亦必王蜀花蕊耳

○盧孝

允仁卿業堪與言嘗遊平昌爲宦家某卜牛眠地以葬
母闕壙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州
爛蓋亦婦墓而其夫爲文誌之仁卿尚能記其略云其
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爲權
刀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頗極禮敬
女工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緝夫婦唱
隨未嘗離捨偶患脾瀉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
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
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何知死盡力營
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

所圖畫

英手刺花鳥人謂畫工不如並其生平玩好悉以歸冥
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纍
其上

熙寧未洛中有人耕于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一尺
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
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
鄉里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
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
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
之間者至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

月十八日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

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
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
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澤其死也休終何爲哉
○主○意○在○此
慰母之愛情史氏曰盧孝誌其妻語甚悽周氏誌其
夫語甚達周益婦中之莊生也讀盧孝文所遭厄甚
矣雖欲達其將能乎

○周美成

周美成各邦產官在姑蘇與管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

師過吳則岳已從人久矣因飲于太守蔡巒坐上見其

妹為作點絳脣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

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

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得詞感泣累日

○王晉卿

王晉卿誥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轉春鶯乃東坡所

見也遂為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恨不

可復得因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

衙客有為足之成章云幾年流落在天涯萬里歸來兩

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

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心

園花

○蔡元長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

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

半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

元長蠹國招寇六宮皆入虜幕何有于寵姬乎使寵

姬有識，當唾罵老賊，誤人而猶望其尊前相念，愚甚矣。

○趙報

趙報字承祐，嘗家於浙西，有美姬惑之。洎計偕，欲携行。母命不許。會中元，爲鶴林遊。浙帥窺姬色，遂奪而據之。明年報及第，因以一絕遺帥云：寂寞堂前日，又燠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少叱利。今日青城屬使君，浙帥不目安遣一介歸之。於報。報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昇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昇中，亦認報。報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報，報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傍。

○劉翠翠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人學。同學有金氏子，名定，與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十二闌干七寶臺，春風隨處艷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恨祝英臺，懷抱何爲不早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

花樹向陽栽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父母爲其議親
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妾
已許之矣若不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
得已而聽焉遂十日結婚凡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
家自備迎婿入門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
畔作臨別仙一闕贈生日曾向書窗同筆硯故人今作
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霑蝴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
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
此始自近日相親生遂次韻日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
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八世隔紅塵
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獨自語頻頻意
中無別意親外有誰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
霄鴛鴦之遊綠水不足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
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翠爲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
至正末士誠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無阻
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
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
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隆赫生佇立門牆躊躇

窺向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日僕
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不遠千里
至此欲求一見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何名姓妹年
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虛實生日僕姓劉名金定妹名
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
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
年二十餘識字善爲詩性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
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途奔走入告須
臾令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緣將
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卽命內監告于翠翠曰汝兄自鄉
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奉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
前不能措一詞悲哽而已將軍曰汝旣遠來道途疲倦
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卽贈新衣一襲設帷
帳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日汝妹旣能識字
汝亦通書否生告以業儒將軍大喜委以記室生性旣
溫和益自簡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
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來此本爲求
訪其妻自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聞閣深遠內外頗

嚴欲達一意終無間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
起白露爲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好花
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
雖易見特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
雲煙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詩成題於片紙折布衣
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屬其持入付於吾妹令
其縫紉將以禦寒小豎如言翠翠解其意折衣而詩見
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
還生詩曰一自鄉閩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賜雖已

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以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

建賦遊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儂生得詩

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翠
聞之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牀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
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
然死於其手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翠送殯而歸
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將及一月一旦告將軍

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止有一
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于庶

有依託不至作他鄉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壻在宛然東西二丘焉

事載瞿宗吉剪燈新話後尚有翠翠家舊僕以商販過道場山遇翠翠夫婦寄書於父母父買舟來訪徒見二墳夜復夢翠翠云云似涉小說家套數今刪之

○○玉瓊奴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携瓊奴適富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詞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遠爭求納聘焉時

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玉者請婚猶切徐子茲即劉子漢

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徐華胄而清貧劉暴富

而白屋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

曰擇壻爲重教之治具召二生而面試之乃于二月花

晨張筵會客里中名勝咸集于庭均玉從道亦各携子

而至漢老雖人物整然而登降揖讓未免矜持若郎則

衣冠朴素舉止自如沈之族長有耕雲者號知人一見

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

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便二生詠之

所圖畫

漢老持節，懶事詩書，聞命睚眦，久而不就。若郎從容，集翰刻而成，耕雲噴噴，稱賞其詠。惜花春起，早云胭脂，曉破湘桃，夢露重茶，藤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繡牕，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妝臺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愛月夜眠遲，云香肩半，睥金釵卸，寂寂重門，鎖深夜，素魄初離碧海，孺清光，透朱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落，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薔薇架，後看掬水月在手，云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捫，分明兔額，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弄花香滿衣，云鈴聲嚮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攀條恐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馨滿繡房，蜂蝶紛紛入牕戶，飛來飛去繞羅裳，均王見漢老一辭莫措，大以為恥，父子竟不終席而逸矣。於是四座合詞稱美，而若郎之婚議遂成，不出月釋，日過聘，必貴以愛婿，故欲其數相往還，遂招真館中，讀書遊伴，偶童氏小恙，瓊奴方侍湯藥，而若郎入問疾，避弗及，乃相見於母榻前，若見瓊



姿容絕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與瓊瓊拆之
空紙也因笑成一絕以答若曰茜色霞箋照面頰玉郎
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若郎

○大○誤○大○誤○

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方恨其奪已配也以白均玉均
玉不答予之無學友切齒於徐沈誣以陰重事俱不得
白徐戍遼陽沈戍嶺表全家俱往訣別之際黯然而銷魂
觀者悉爲下淚自此南北各不相聞已而必貴謝世家
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蕭然茅店賣酒路旁雖患難之
中瓊奴無復昔時容態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吳指

不圖畫

揮者悅之欲娶爲妾童氏以既聘辭吳知其故適媒謂
曰徐郎遼海從戍死生未卜縱幸無恙安能至此成姻
乎瓊不聽吳遂以勢凌之童氏懼與瓊謀曰若去五載
音問杳然汝之身事終恐荒唐矣矧他鄉孤寡其何策
以拒彼彪悍乎瓊泣曰徐本爲兒遭禍背之不仁兒有
死耳因賦滿庭芳詞以自誓云絲鳳分羣文鷓失侶紅
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畫棟積塵挨謾有玉京離燕向
東風似訴悲哀主人去捲簾思重空屋亦歸來涇陽憔悴
女不逢柳毅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鏡離臺萬里

遼陽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樹，含花到死肯傍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吳指揮者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醜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時，有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童氏孤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人曰：吾儕遼東某衛總小旗，差往海南取軍，暫此假宿耳。值童氏偶出簾下，中一少年，特淳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悽慘之色可掬。童氏心動，因出問之，對曰：茗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

必貴女未婚，而兩家坐事，謫戍不相聞者數年矣。適因入驛，見媽媽狀貌酷與茗外母相類，故不覺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曰：女名瓊奴，字潤貞。聯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十九矣。第知戍海南，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童氏入語瓊奴，瓊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至室中，細問之，果茗郎也。今改名子賜，矢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卽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於此，出萬死已得再生，不圖今日所能相見。遂自於杜及茗之同伴衆口嗟歎，以爲前緣。杜君乃率

南洋
不圖畫

錢備禮與若畢姻合卺之夕喜不塞悲瓊奴訴其哀懷
因誦杜少陵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若撫之曰
母傷姑候來年翠爾同歸途東耳既而若同伴有丁總
旗者忠厚人也謂若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勾軍之行
我輩分任之君善撫宇於此相待若置酒餞別諸人既
云吳指揮者緝知愈怒以逃軍爲名捕若於獄杖殺之
藏屍於壑內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可絕念矣吾將
擇日昇輜相迎如一距違定加毒手瓊奴使母諾之媒
去謂母曰兒不死必爲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
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
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傅公卽抗章上聞得青鞬
問而求屍未得政讞訊問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祝之
日逝魄有知導吾以往言訖風卽旋轉前引馬首徑奔
壑前吹炭灰而屍見委官驗視傷痕宛然吳遂伏辜公
命州官葬若于郭外瓊奴哭送自沉於冢側池中因命
葬焉公言諸於朝下禮部旌其冢曰賢義婦之墓童氏
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吟成得婦佳遇也千里續親奇緣也獨畱無室高情



也而好處往往友爲禍端若之遇窮矣哉吳指捶淫
殺自戕孽餘已作羊角鳴冤若靈不泯弟禍之始生
實自漢老父子未知天所以報之者又何如也

○樂陵王妃

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
手書其末日百年無罪汝可樂處置之勿學前人清河
三年五月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累而蓋之一夜盆自
彼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思教百年書百年嘗
作數敕字德胃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

知不免割帶玦甯與妃解律氏見帝於玄者楚涼風

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胃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
之又令人曳百年進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
息將盡白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
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塊
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筆之乃開後主
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髻解一足
有軌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

○阿蓋

主正癸卯明正珍僭號於蜀自紫紅巾三萬攻雲南梁
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徵兵採援大理總管
段功謀於員外楊淵海封之吉為進兵紅巾屯古田寺
功遣人夕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功追至七星
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蓋至
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戀之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
氏寄樂府促之歸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
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床閒鴛
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

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雷之不聽既至善聞
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嘶碧雞之心
矣盡早圖之梁王乃密召阿蓋主付以孔雀膽一具命
乘便毒壺之主潛然不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
衆思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
功爾家我趾自厥傷爾父尚嘗為我裹之爾何造言至
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段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
因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
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頹身今日裴然阿奴雖

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萬方王愁憤作

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門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

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汝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

裏彩吐增吐增投阿奴施宗施秀同奴友雲片波潏不

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原量西山鐵立霜

瀟灑時負外物淵海為從官亦題詩粉塵飲藥而卒詩

日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無

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月海杜鵑啼破點蒼

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

才緒意欲為已用具討痛悼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智恭

大理

父不可仇也然婦人以夫為天父為外家殺夫而非

罪則父亦仇矣人之尊者莫如天使天無故而厄一

善人雖聖賢亦不能無憾此子胥所以鞭平王而老

于或諒之也

○唐姬

唐姬者漢廢帝弘農王妃也靈帝崩于辯立董卓廢之

置於習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醜王曰是欲殺我耳不肯

陸襄彩錦被
名也○吐增
可惜也○交
不祥也○押
不言花非女
延死同生豈
各○白屏駭
賦昔也○鐵
於於林也



飲強之乃與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
今我何艱棄萬乘今退守落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
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起舞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
盾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垂奈何勞
獨兮心中哀歌竟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
王者妃勢不復為夷民妻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酖元
時年十八姬歸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
反李淮破長安鈔聞東得姬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
終不自明祖處世之旨
明尚書賈誦知之白獻帝帝感愴迎置園中使侍中
待節非為以農王妃

周迪妻

有豫章民周迪貨利於廣陟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
能去城中人相食迪飢將絕妻曰具荒若是必不相全
君親老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民則君歸裝
潛矣迪勉從之以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許之迪
以實對羣輩不信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
肉茶聚觀者莫不歎異爭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石
之而歸

。販利而妻必與偕董不忍相離也而孰知竟作長離
。乎妻非忍於身之殺而貴于遂失之行迪亦非忍于
。妻之死而貴于成妻之義

○柳鸞英

萊州閭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賜于男子日自
珍柳得女日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
止繇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
其母日身雖才往心已相諾他圖之事有死而已母自
於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英度父終渝此盟疋密懇鄰

此何事而以
告以此何時
而尚會滿

媪往告自珍日有私畜請君以某日至後圃挾歸姻事
可成遲則為他人先矣自珍聞之喜不自抑遂與其師
之子劉江劉海其言故江海密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
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
付之而小婢識非閭生日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
罵之曰狗奴何以詐取我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
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自
悔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圃門時月色黑直入圃中踐血
屍而蹠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不敢以告家人也

夫之義可謂篤矣

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三名官為遍訊及鄰媪遂
百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詞不容辯論死會
御史許公進巡至夜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
身為賊劉江劉海所殺及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獄妾死
不朽矣因忽驚覺明達召自珍密問之自珍具述江海
雷飲事公偽為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扣頭款
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為女建坊曰貞節以表之珍後登
鄉薦時人為作傳奇見許公異政錄

○金山僧惠明

武中南京楊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姿色金山寺僧

惠明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等物往來甚熟夫出外周

氏喚婆子同眠婆子潛將僧鞋一輛安挽下夫歸見鞋

謂周氏有私于僧氏不能辯竟出之周時年二十二已

生子歲餘矣臨去作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

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此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

空嗚咽有淚空漣漪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

翻覆豈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且推移吁嗟一婦

女方寸有天知惠明畜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

抱女戲曰我無良計安得汝母周氏笑問何謂惠明以
夫妻情厚吐之不料周氏遂擊登聞鼓升寃上親鞫
得實惠明凌遲同寺十僧絞餘僧六十名俱邊遠充軍

○王武功妻

京師人王武功居鹹鈎巷妻有美色化緣僧過門見而
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與
妻坐簾內一外僕項盒至前云聰大師傳信縣君相別
有日無以表意謾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
乃肉繭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餅重一錢以爲悞也復
剖其他蓋然王作聲叱妻曰我疑此髡功夕往來于門
必有故今果爾即訪于縣府僧已竄不知名字居止無
從緝捕王棄妻單車赴任妻亦無以自明因繫累月疴
尹以爲疑獄命錄付外舍窮無取食僧聞而潛歸密賂
針婦說之曰汝今且餓死矣我引爾至某寺爲大眾僧
縫紉度日以俟武功同心何如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
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穿奸汚自如久而稍聽其出入途
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罪王妻亦懷恨以死

鉛山婦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挑之不從疾其夫病暈天大雨書
晦乃著花衣爲兩翼如雷神狀至其家奮鐵椎殺之
卽飛出其家以爲真遭雷誅也又從之干時乃使人說
其婦求爲妻婦許焉伉儷甚篤出一千已周歲矣一日
雷雨如初可燕語漫及前事曰吾當時不爲此焉得妻
汝婦作笑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
出啓付之赴訴張令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清史氏曰語示歡喜冤家冤家辭歡喜得也夫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屏如蠹然以水爲命還以賊木忍乎

哉彼夫售蠹行誑手自操戈斯無所蔽罪者矣乃若
出成而敗之本合而離之同歡而獨據之他好而代
有之天乎人乎是具有冤家在焉然仇不自我兩人
之歡喜固在也以冤家故愈覺歡喜以歡喜故愈覺
冤家况乎情之所鍾萬物皆贅及其大意四大生憎
仇又不獨在冤家矣不情不仇不仇不情差夫非酌
水自飲亦烏知其冷暖

